

# 汤婆子也有春天

□苏州 郁海红

周一上班，看九零后小吴的上嘴唇附着一块黄豆大小的结痂，便笑问：两天不见，吃什么上火啦？她说：怕冷，开着电热毯睡的，才两天就这样了。陈姐忙说：我冬天一直用汤婆子，从来不会上火。小吴急切地问：汤婆子？到哪去买呢？陈姐热情地说：今天中午我带你们去山塘街，那有一家专门卖汤婆子的店家。

我对汤婆子的记忆，还是停留在儿时。家里那时有两只汤婆子，一只陶瓷的、一只铜质的，每晚睡前，母亲将汤婆子灌入开水，用手缝的布套包住，分别放入我和妹妹的被窝。我们往被窝里一钻，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，妹妹还会夸张地说：啊，我的脚一碰到汤婆子，就像是碰到了春天！

后来，渐渐地有了热水袋、电热毯等五花八门的取暖产品，同龄人也就渐渐地远离了汤婆子，而外婆和妈妈辈的老人们却一直喜欢用汤婆子。那只陶瓷的汤婆子被调皮的小妹不小心摔到地上碎了，而那只铜质的汤婆子，虽然身上有几处碰撞的痕迹，还有一处瘪进去一大块，但是却皮实得很，从不漏一滴水。

长大后，第一次读到明代瞿佑

的《汤婆》诗：“困倚蒲团罢煮汤，一团和气有商量。生来不作闲云雨，老去偏多热肺肠。金母有心同寿域，竹奴无意妒专房。布衾纸帐风雪夜，始信温柔别有乡。”觉得写得特别传神，和一位老师说起时，老师告诉我，汤婆子又叫足炉、脚婆、暖足瓶、汤媪，自宋朝就有了。北宋的大文豪苏东坡，把“足炉”作为礼物送给好友杨君素时说：“送暖脚铜缶一枚，每夜热汤注满，塞其口，仍以布单衾裹之，可以达旦不冷。”与苏东坡齐名的文学家黄庭坚也有诗曰：“千金买脚婆，夜夜睡天明。”诗中的“脚婆”指的也就是汤婆子。

在陈姐的带领下，我们来到了一家专卖汤婆子的小店，只见门口的摊点上，一字排开着大大小小金黄色的铜质汤婆子，有两人拿着挑选好的汤婆子在等着付钱，还有一位气定神闲坐在那，一问才知师傅在里面忙着修理他的一只旧汤婆子呢。闲聊中得知，不少老苏州依然喜欢这种纯手工制作的黄铜汤婆子，与那些热水袋、暖手宝等取暖产品相比，汤婆子取暖时间长，安全、卫生、无污染，更重要的一点是使用汤婆子绝对不会上火，不会浑身干燥发痒。

小吴挑选了一只小号的汤婆子，问价是150元，惊得她直呼：这么贵啊？！摊主说：做一只大规格的传统黄铜汤婆子要用2.4斤黄铜，小规格的也要用1.2斤黄铜，一次可以灌半瓶左右的热水，拿在手中小巧玲珑。做铜汤婆子要经过熔铜、浇模、焊接等好几道工序，光熔铜就要在800℃的高温下“烧”一个多小时，这几天还有外地人打电话来预订，天再冷的话我都来不及做……总之一句话：就这个价，不能再便宜了！

我也拿了一只汤婆子在手上欣赏，如今的生产工艺更先进了，抛光后汤婆子仿佛是周身光洁的镜子，一旁有人专门定制了福禄寿喜字样，还有两位年轻人来取五天前定制的印有囍字的两只汤婆子，说是汤婆子有浓浓的怀旧情结，放在新房里也有喜庆感。

小吴付钱时，一旁的小店里传出歌声：仿佛如同一场梦，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……别忘了山谷里寂寞的角落里，野百合也有春天。回来路上，我笑着对手捧着汤婆子既爱不释手又心疼价钱的小吴说：岂止是野百合有春天，我看汤婆子的春天也来了！

走进了超市，走进了百姓家中的餐桌中；葡萄架更为壮观，品种繁多，看看修剪过的葡萄藤，想象着明年秋天满架葡萄任我摘的场景，不由得舔了舔嘴唇。遐想中几声啼鸣，循声仰望，两只喜鹊飞越长空，栖息鸟巢，只管享受爱的甜蜜！这喜鹊还真会选址，鸟巢建在岛屿之上，四面环水，微风吹拂，湖水荡漾。

这湖就是传说中七位仙女常来嬉戏玩耍的仙湖吗？问及园区管理人员，答道：“这是人工湖，是农业示范园重点项目之一。传说此处曾有一湖，七位仙女常来此嬉水。后来七仙女触犯天规，被打回天宫，不再来此嬉戏，仙湖便干涸为田。因这美丽传说故取名‘仙湖’。”是啊，在我们家乡有许多以七仙女的传说命名的地名，诸如薛郎河、东鞋村、西鞋村等，现将植物园唤作“仙湖生态园”，真可谓独具匠心！

现代农业展示园是园区的亮点！步入展示园温室犹如漫步在南

国小城。一排排报架花儿以艳丽的姿态欢迎我们的到来，穿过锦屏藤搭建的走廊，与锦屏藤的流苏亲密接触，童心顿起，与女儿在流苏帘中追逐，眼疾的老公抢拍下镜头！笑罢、闹罢，便到了硕果累累的香蕉树下。围在香蕉树身边的是叫不出名的小花，羞涩地开着。接下来的龙眼树、火龙果、椰子树、榕树等南方珍稀树木花草使我目不暇接，绿在我的心头荡漾，花在我眼前盛开。抬头仰望，各种果实，炫耀着向我们召唤，冬瓜、葫芦、茄子一个个表演着空中杂技，蕴藏了一季的硕果，仍不失鲜润丰满！这些用反季节无土栽培、墙面栽培、多层栽培、树型栽培等高新技术培育的奇花异木、丰硕蔬果搅了花事，乱了季节，暖了我眼，醉了我心。

苏东坡在《乞开西湖状》中写道：“杭州之有西湖，如人之有眉目。”我们东台人是否也可以骄傲地说：“东台之有仙湖，如杭州之有西湖？”

早起出门，细碎的雪花迎面扑来，地上又是一片雪白。街道上空寂而清冷，偶尔飞过一辆小车，一股股水流随着飞驰的车轮回旋转又落下，急促的呼啸声在宁静的夜空里滑行。

昏黄的灯影里，雪花纷飞，如飞蛾扑火，一道长长的影子贴在地面上，像孤独的独行侠。一路走来，咯吱、咯吱的脚步声敲打着耳膜，叩击着心扉，冰爽的空气直透心脾，昏沉的大脑逐渐清醒，困乏的身体也变得轻盈，一种无来由的喜悦盈满了心怀。

到了办公楼大门前，不由驻足，转身向城市的远方望去——空旷静寂的晨幕中，一切还在沉睡之中。洁白的雪花，飘逸、灵动，像凌

波仙子般妖娆，像可爱的精灵般洒脱，恣意舞动，忘我旋转。时空静寂却又纷繁，纯粹而又美丽，所有的不安与喧嚣都安静下来。

不由得就这么站着，任晶莹的雪花扑向我的面部、落在我的肩上、粘在我的眉目间、贴着我的唇齿、从我耳旁飞过。听着她们微微的耳语，任思绪在心里翻卷，又飘飞在这轻盈、美丽的梦境中。那些过往的岁月，随同一阵阵轻柔的风，开始在我的心里跳跃，一个个幽深绵长的故事，久久地在心头缠绕。

在安静而又纯粹的世界里，我回到童年，回到故乡。穿行在时光的隧道里，竟也变作了雪花，一身晶莹，尘渍不染。

暮光褪去，万家灯火正从睡梦中一点点醒来。突然觉得，全世界都在跳动着迎接新年的序曲。

# 白鹭孤飞如坠霜

□四川绵阳 汤飞

一道白影在干涸的河沟里尤为夺目。那是一只鹭，好似担心陷入淤泥，抬起长腿试探，踏实后才转移重心。低头寻觅，尖嘴轻啄。此地浅薄得留不住水，自然不会为它提供鱼虾等大餐，兴许只能捕捉些水生昆虫填肚子。跨几步，振翅跃飞，落在数米开外，宛若坠落的洁白霜团。

彼此见过几次面，都是在清晨，它觅食、我候车。从没见过它身边有别的同伴，也不知为何会在此落脚，难道是图清净吗？孤鹭犹如陪伴蓑笠翁的孤舟，独去闲的孤云，直升的孤烟，远去的孤帆，缥缈的孤鸿，皎洁的孤轮。形单影只是投映于他人眼中的景象，可它未必感到孤苦，无伴在侧，自然无需因对方而缩手缩脚。假如身处群体之中，势必要遵守“群规”，难以随心尽兴，否则便是不合群。它们的盛宴，是鱼虾鱠鰐，而它的，是逍遥自在。

结队与独处各成风景。一行行白鹭飞过华夏文明的长河，化作一朵朵晶莹如玉的浪花，清晰地镌刻在人们心底，成为永不凋谢的优美景致。

在张志和的《渔歌子》里，白鹭跟粉白桃花、青箬笠、绿蓑衣巧妙构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春彩——属于它们的经典名场面由此诞生。苏轼、朱敦儒等人纷纷置身其间，仿佛自己与风光融为一体，即可暂避现实的苦闷。黄庭坚和他的外甥徐俯均填有《鹧鸪天》，全文引用了张玄真的原句。舅舅之词末句为

“人间底是无波处，一日风波十二时”，世间哪有风平浪静的地方及时候？何时可归何处？归与不归有啥区别？所以说“斜风细雨不须归”。

作为组队出现于诗词中的意象，黄鹂、白鹭一鸣一翔，有声音有画面。王维吟咏“漠漠水田飞白鹭，阴阴夏木啭黄鹂”，后者的婉转歌声被贺铸听到，化用其他名句，写成串烧之作《南歌子》：“阴阴夏木啭黄鹂，何处飞来白鹭立移时。”仍旧是遨游的白鹭，只不过是从苏东坡《江城子》里飞出来的，独立池塘，兴致不高。王摩诘放飞之鹭穿过漠漠水田，化作洪适《蝶恋花》的开头，同样邀请老搭档登场：“夏木阴阴，巧啭黄鹂语。”可惜结尾却盼着“紫诏催归”的美事，白鹭之双翅、黄鹂之脆歌哪里承受得起如此俗愿。

最有趣的当数辛弃疾的《鹊桥仙》。溪边的白鹭听我言，水中鱼儿寥寥无几，请不要贪嘴，和谐相处以保持生态平衡吧。远处的沙洲“虾跳鳅舞”，足供大快朵颐，我在这儿等候你乘风归来，顺便欣赏头顶那一缕雪羽。最后，友情撰赠一首词，你绝不吃亏。颇有几分“昨夜松边醉倒，问松我醉何如。只疑松动要来扶，以手推松曰去”的意味。

诗词客会年华老去，笔墨会干枯模糊。白鹭似乎永远那么轻盈。春为梨花，夏为白浪，秋为洁云，冬为霜雪，时光流转，风姿依然。

# 记得当年年纪轻

□连云港 潘庆茂

20岁那年，我从省内一所师专毕业，成为家乡中学的一名青年老师。

我师专学的是数学，一上班，学校就安排我两个初三补习班的数学课。我是学校最年轻的老师，却要去教全校最难教的班级，我不知道推脱，想都没想就站上了补习班的讲台。补习班的学生年龄普遍比较大，最小的比我小不了三两岁，大的学生跟我同龄，有的比我还早出生几个月。

数学是每个学生每天必上的课，也是课后花费时间和精力最多的课程。数学成绩的好坏，不光决定学生数学课的分数，可能还影响到物理和化学两门课程的水平，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学生能不能跳出农门，吃上商品粮。补习班的学生一个个玩命地学数学，作为数学老师的我哪敢有丝毫懈怠。那时，我还没有谈恋爱，单身一人，浑身使不完的劲，都用在学生身上。

毕竟初登讲台，即便如此付出，面对学生，还是难免有挂黑板的时候。记得一次晚自习去教室辅导作业，被学生拿出的一道课外几

何题难住，大脑短路，突然窘在那里。“喵——”漆黑的窗外，不知哪里蹿出来的猫叫，打破了教室里的寂静。旁边的学生似乎清醒了过来，赶紧站出来给我解围，连说这道题可能无解。

开学短短一个多月，我已与学生打成一片。对那些与我见解不同甚至出我洋相的学生，我不仅不另眼相看，还会欣赏有加。

第二年夏天中考，两个初三补习班，一个班考上40多人，另一个班考上30多人。学生们喜笑颜开，老师们扬眉吐气。学校放了颗大卫星，一时间轰动四镇八乡。

有一段时间，我经常收到两个补习班学生从各地寄来的信件。他们在信中毫无保留地谈他们的生活和学习，理想与爱情。有一位女生，数学成绩一般，硬是凭借自身的努力，考上了心仪的学校。我已记不清她当年的模样，她信中的内容却让我记忆深刻。记得那一刻，我拿着薄薄的信笺，像捧着烫手的山芋。我很纠结，怕别人说闲话，怕伤害到她，我不知道，该如何处置这份师生之间的感情。

青石街

463号

投稿信箱:xinfukan@126.com

# 雪的声音

□新疆奇台 贾春婷

早起出门，细碎的雪花迎面扑来，地上又是一片雪白。街道上空寂而清冷，偶尔飞过一辆小车，一股股水流随着飞驰的车轮回旋转又落下，急促的呼啸声在宁静的夜空里滑行。

昏黄的灯影里，雪花纷飞，如飞蛾扑火，一道长长的影子贴在地面上，像孤独的独行侠。一路走来，咯吱、咯吱的脚步声敲打着耳膜，叩击着心扉，冰爽的空气直透心脾，昏沉的大脑逐渐清醒，困乏的身体也变得轻盈，一种无来由的喜悦盈满了心怀。

到了办公楼大门前，不由驻足，转身向城市的远方望去——空旷静寂的晨幕中，一切还在沉睡之中。洁白的雪花，飘逸、灵动，像凌

波仙子般妖娆，像可爱的精灵般洒脱，恣意舞动，忘我旋转。时空静寂却又纷繁，纯粹而又美丽，所有的不安与喧嚣都安静下来。

不由得就这么站着，任晶莹的雪花扑向我的面部、落在我的肩上、粘在我的眉目间、贴着我的唇齿、从我耳旁飞过。听着她们微微的耳语，任思绪在心里翻卷，又飘飞在这轻盈、美丽的梦境中。那些过往的岁月，随同一阵阵轻柔的风，开始在我的心里跳跃，一个个幽深绵长的故事，久久地在心头缠绕。

在安静而又纯粹的世界里，我回到童年，回到故乡。穿行在时光的隧道里，竟也变作了雪花，一身晶莹，尘渍不染。

暮光褪去，万家灯火正从睡梦中一点点醒来。突然觉得，全世界都在跳动着迎接新年的序曲。